

钱定平 著



OU MEI LANGHUAN MANJI



欧美琅嬛漫记

上海三联书店

QIAN DINGPING ZHU



钱定平 著



QIAN DINGPING ZHI

欧美琅嬛漫记

上海三联书店

QIAN DINGPING ZHI

欧美琅嬛漫记

著 者/钱定平

责任编辑/蒋安立

装帧设计/范桥青

责任制作/朱美娜

责任校对/冯清华

出 版/上海三联书店

(200233)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

发 行/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上海三联书店

制 版/上海申亚出版发展公司

印 刷/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

装 订/上海宜川装订厂

版 次/1999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/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/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/150 千字

印 张/8

印 数/1—5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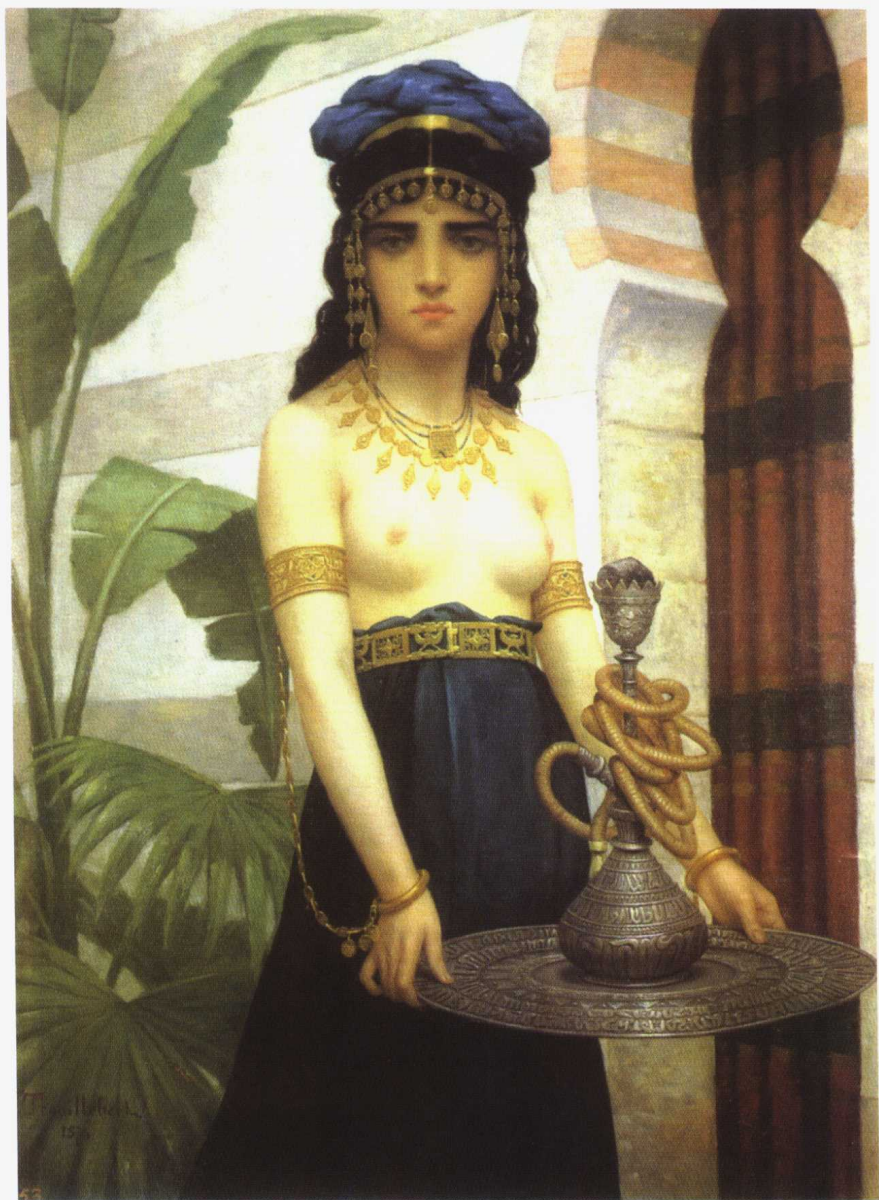
ISBN7 - 5426 - 1285 - 9

I·165 定价 16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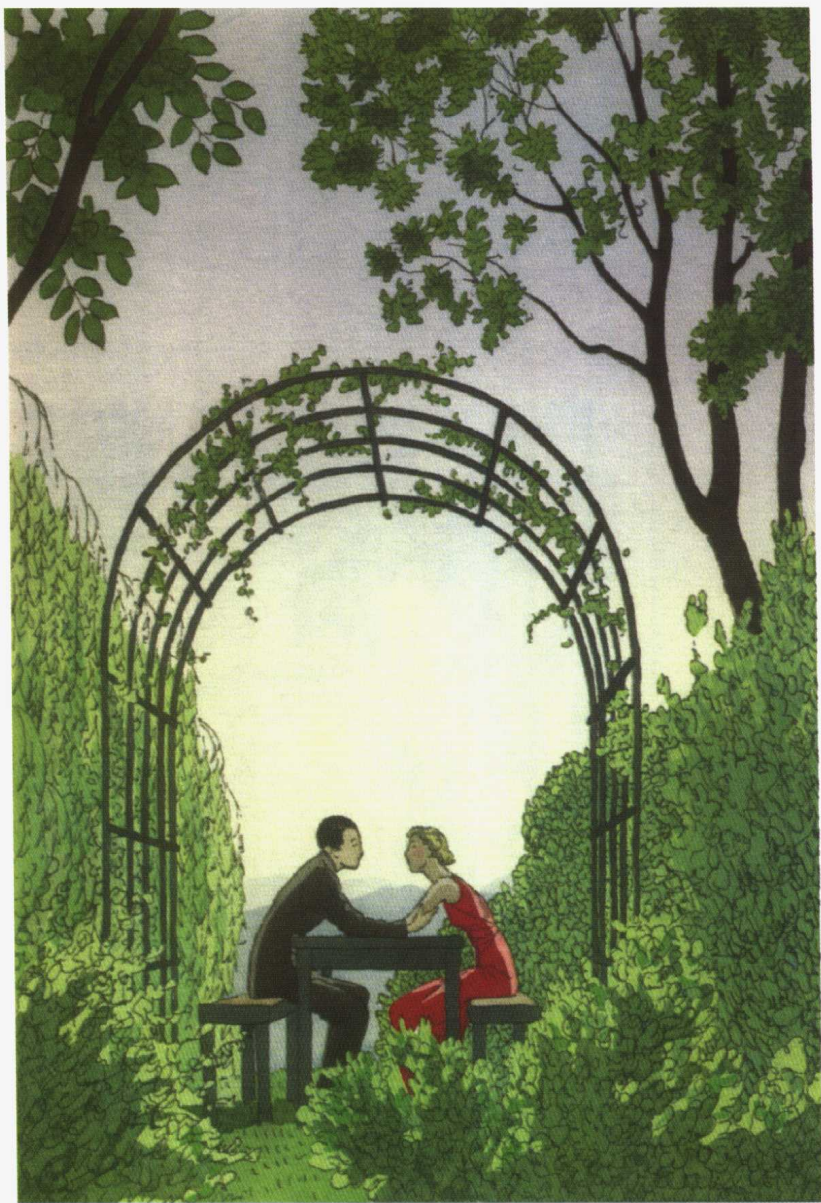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寂寞的茨威格》插图

奥地利明信片上茨威格在萨尔茨堡的故居（油画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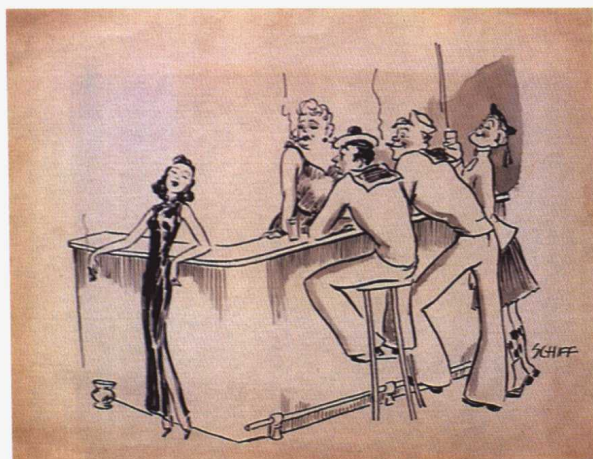
《处处坟典忆“旧”游》插图
后宫侍女（[法] Paul-Desiré Trouillebert 作）



《处处坟典忆“旧”游》插图

法文诗歌《你我》(TOI et MOI, 中译本书名《爱情变奏曲》) 插画

《海上画梦人的『中国情结』》
插图(共十四幅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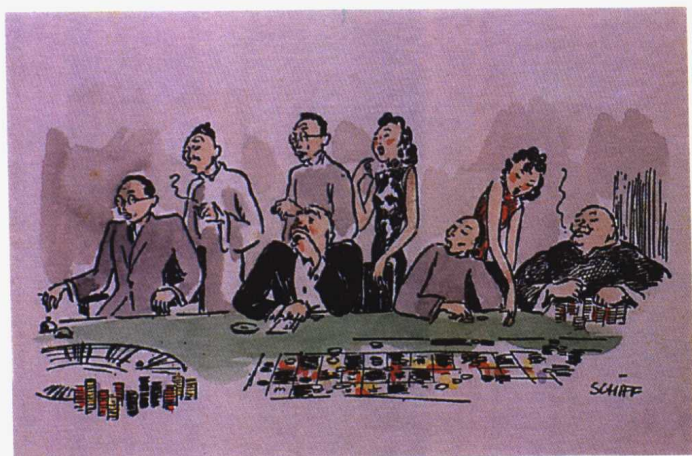
骄傲的舞女—上海舞厅所见
(希夫作)



施粥处一景
(希夫作)



抗日战争时的难民
(希夫作)



赌场里的芸芸众生
(希夫作)



烧香拜佛
(希夫作)



上海城隍庙
(希夫作)



三十年代的海上海外
(希夫摄影)



中国幽思 (屏风画)
(希夫作)



1940 年的虹桥
(水彩画，希夫作)



上海闹市区
(希夫作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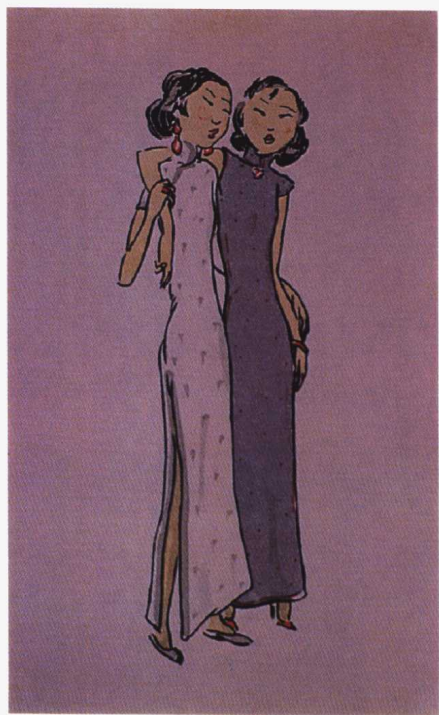
写信要求人
(希夫作)



霞飞路(今淮海中路)上
(希夫作)



同病相怜的舞女（明信片）
（希夫作）



妙龄女郎
（希夫作）

我的杯子并不大，
但我用自己的杯子喝水。

—— 阿·缪塞（法国诗人）

Mon verre n'est pas grand,
mais je bois dans mon verre.

—— Alfred de Musset



沈昌文先生序

——于无意中得之

我的学出版，在将近五十个年头里，学的都是一种招式：策划。五十年代初，跟着前辈学习订三年、七年、十年乃至更长期的出书规划。当时无“策划”一词，但实际所行，同今日所艳称的策划似乎并无二致，只是指导思想、组稿办法不同而已。大概应了一句什么古话：凡事预则立。您要做大事，就得先有这个“预”，也就是规划。规划、策划……确实顶事：1954、1955年间，我看一些前辈煞费苦心地制订二十年翻译世界社会科学名著计划，准备要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相比美，多少年里翻译几亿字。以后出来一个习称“蓝皮书”的大计划。二三十个年头里，几经折腾，多次面临覆灭而又转危为安，这个规划最后演变而为今天的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”，漪欤盛哉，何等辉煌。没有

当年的策划，焉克臻此？！

不过等到我自己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出版方面的有限权力之后，我却极少去谋求什么规划。我比较经常奉行的是另一种办法：于无意中得之。那就是说，只出作家们、学问家们、翻译家们本来就打算写打算翻的书，很少给他们出题目做文章。这在实际上，是把策划大权交给那些聪明过人的作者、译者，相信他们比我更有能耐，更有水平。出什么书，选什么题，多半是在同这些个作家、翻译家茶余饭后的聊天时“于无意中得之”，这是懒汉的做法。说得厉害，这就削弱乃至丢掉了选题的“导向作用”，要给这种做法戴个“自由化”的帽子也不为过。对我来说，性质尤为严重，因为我不是不懂，而只是疏懒而不思进取，把出版权拱手让人。上帝保佑，总算赶上了好年头，如是焉十来个岁月，区区居然只不过屡有小过而屡遭非议却还未出大漏子，最后总算全身而退，还能拿了退休金而常常说些令人不疼而稍痒、不说亦还可的闲话。

因为时时在意是否能够“于无意中得之”，这就同钱锋（定平）先生熟起来了，以致我们的学人、文人、译人钱教授出书居然让我这出版商为序。我识钱先生是出于吕叔湘老人的推介。大约十几年前，我常去吕宅聊天，吕老谨严审慎，议必有题，但在我三磨两磨之后，有时也很高兴同我说点闲话。我告诉他，我是躲在柜台下读他的《中等英文法》和《中国人学英语》，才初窥英语门径的。等到考进出版社做校对员校到了关于《伊坦·弗洛美》的文字，才开始学习做翻译工作。我常在他面前提些幼稚的问题，引他跟我说些

掌故。某日，他无意中提到钱锋，颇有嘉许之意。此后又专门给我写一条介绍钱作。我当时在编《读书》，正在天天专门有意去做这类“无意中得之”的事，自然很快同钱兄熟识起来。我当然邀约钱兄为《读书》写稿，如是者若干年。

我离开岗位，“乘桴浮于海”之后，已经把这位钱教授全然忘却，在此之际，忽然接到他的电话。钱兄留学美、德归来，在专业之外，倒真是做了一件“于无意中得之”的趣事——编译了一本谈上海旧事的《海上画梦录》，托我介绍出版。我是上海出身的，在旧上海混迹多时，解放后到北京干出版，遇到要做检讨挖思想根源时，总要把根子深挖到我在上海为工作佣的那六个年头，以至此前读中小学的若干年，仿佛为人而在旧上海这“染缸”里待过，必定污垢满身。知道有人写出关于旧上海的书，焉能不加关心，何况又是一位教授于专业外“于无意中得之”之作。不过，天哪！到了这时，我还有什么办法出版一本书呢？幸而有远在辽宁的朋友帮忙，助成其事。书印得够讲究，有几个“于无意中得之”的错字，小疵而已！

如果说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，我是在刻意经营这个“于无意中得之”，应了俗话所说的“附庸风雅”或时髦人挖苦的“媚雅”，那么，到了此后，形势令你无法“刻意”而只能“无意”了。这时才在更大的程度上发现，像钱教授这般喜欢做“无意中得之”的专业以外的事情的专家的可爱之处。大概可以说，这本文集所收集的，就都是一位专家的“于无意中得之”的令人喜读的作品。说到这里，似乎得介绍一下钱教授的专业，方能更知究竟：他学的是计算机和语

言学，曾在德国和奥地利教“计算语言学”，还创办了一家高科技公司，自任总裁。照目前传闻的中国“硅谷”的规矩，一个高科技的学问家而不去专心一致地锐意经营便会被请“开路”，不能再当总裁，钱教授如此这般“旁骛”，我不知他离比尔·盖茨会有多远，这我无心去探究了。我只知道，科技专家关心文史原是中国传统，钱教授甘心做这类“于无意中得之”之事，只能于文化有益。

钱教授的“无意”，委实是一匹野马。他在旧上海痛快驰骋一番编译了一本《海上画梦录》之后，忽地又译出一本法国的爱情诗《爱情变奏曲》，辽宁的朋友很快要为他出版。人们担心他这么下去离比尔·盖茨会越来越远。但听说这位盖先生近来日子也不太好过，在中国被学人们点名道姓批判不去说它，在美国也要上法院受审。盖先生要是知道中国高科技专家可以如此驰骋六合，纵横文坛，也许在五分钟内丢失多少亿美金财富之余，也还会有三分钦羨也说不定。

我只是出版界的退休老职工，既无学识，更非什么“大老”。无非因为喜读闲书，多说闲话，常管闲事，所以有不少闲朋友。钱教授是近年来的闲友之一，我喜见他的闲作问世，并乐为之序。

1999年11月

作者自序

冬

去春来，寒来暑往，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”已经有十几个年头。开头那股子淘气孩子似的新鲜感一朝淡出，就不由自主地扎进浑浑噩噩的“围城”里去了。要问自己这番“进城后”都“行”了些什么“道”？不禁又有点儿拔剑四顾心茫然！在几所大学教的主要是数理科学，有时也在人文科学的院子里当当“票友”。课程的名目年年都要“花样翻新”，讲堂上和研究室有时倒也会发生一些“小概率事件”。英文里有“讲堂笑谈”（Lecture - room joke）一说。那词义却倒真的近乎“天方夜谭”，但其实只不过都是“墨水瓶里翻波浪”，一落言荃“可读性”就较差；除非我能有伽莫夫、或是阿西莫夫^①这两个匹

① 伽莫夫 (G. Gamov 1904 - 1968)、阿西莫夫 (I. Asimov 1920 - 1992) 都是美国科学家而兼科普作家、或兼小说家、或再兼散文家。